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

子- 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 謂曰字與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其事古之帝堯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安安 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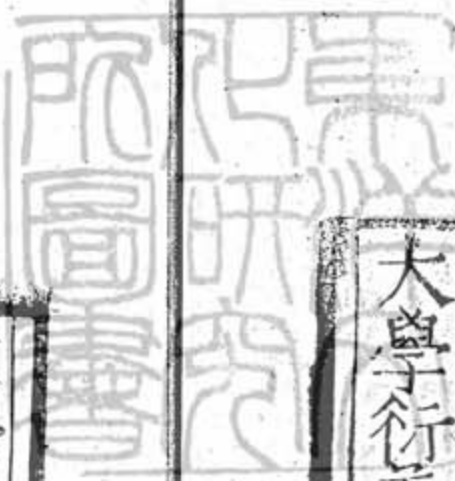
化也 時是也 雍和也 變

行義節畧卷一

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臣廉竊謂以居攝踐阼為周公之事乃漢儒釋經之誤先儒蔡沈書傳言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又言周公以冢宰揔百官而已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嗚呼必此論明而後無王莽之禍

大學衍義節畧卷八



大學衍義節畧卷九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檢邪罔上之情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

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
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
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
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
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
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
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
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

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真德秀曰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
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
世欲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間即
深贊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
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
酗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
難照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
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
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

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高
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
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
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鈎吻烏喙必殺
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
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爲鈎吻烏喙必殺人
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
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
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
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
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
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
於高

真德秀曰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
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
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
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
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

之得失一無所惜秦後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盡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臣廉竊考秦世曰朕者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始皇專為天子自稱漢因之不改然始皇雖稱朕未嘗不與羣臣相見也稱朕則不與羣臣相見其義何居趙高愚弄二世如嬰兒然其取族誅也宜哉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

臣皆畏高

真德秀曰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婿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真德秀曰趙高之工為諛說二世必以為愛已也孰知其睥睨璽轂欲取而代已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剽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敘於姦臣之首者以其

姦凶桀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

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

自

宣帝時又典樞機

樞謂戶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

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疾以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

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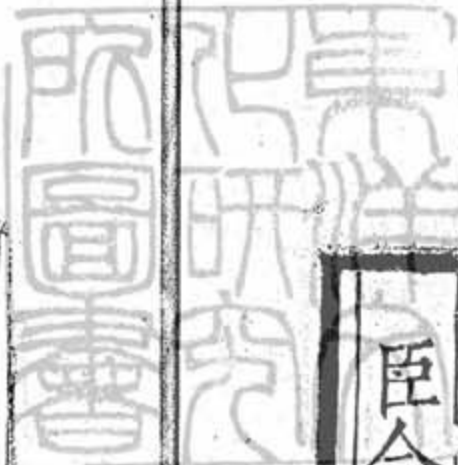
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傷人

詭辭姦詭不正之辭忤恨睚眦恨

違忤而怨恨睚眦怒目相視貌怨之小者也

輒被以危法也

真德秀曰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



得其指意則無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
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
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
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
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
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
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恭
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
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

東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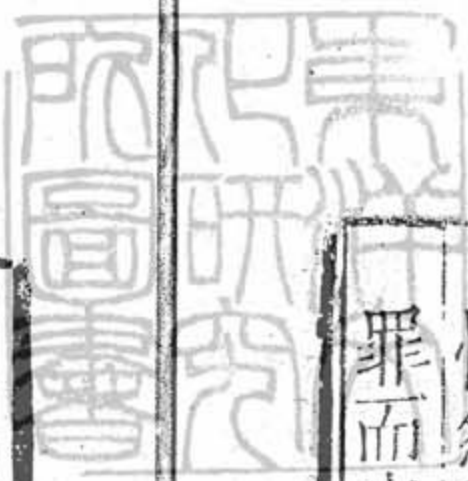
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
擊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

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
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驗其罪也既下九卿大夫

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直德秀曰先朝名臣歐陽修有言自古小人讒害
忠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
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
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
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
 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
 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
 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
 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
 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
 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黑白大抵如此史
 稱顯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
 懵然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
 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



故小人得以售其計吁可嘆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
 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
 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
 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
 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
 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
 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
 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
 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逮白望之

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
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
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
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
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
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
果然殺吾賢侍太官方上晝食大官主御膳上欲食涕泣
召顯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真德秀曰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



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
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
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
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
尉爲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爲辭而實則
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纒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
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爲之而帝果不
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
於爲忠爲善其益可勝旣耶故曰小人挾材以爲
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

之大者也免冠懼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爲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問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言奏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

真德秀曰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爲此謀以

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覓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間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臣廉竊謂石顯之巧詐後復有似之者曹操自少無度叔父數言之於其父嵩操患之一日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啣口叔父以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

叔父故見罔耳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肆意奸人之伎倆大率如此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

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

大臣切

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賤

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

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

王后高宗元妃

敬宗請削后家

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

帝得所

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進中書令

侍中中書皆宰相官

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

父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



子忠也廢為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梁王又殺之臣得罪於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真德秀曰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悅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悅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唐高宗立李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福忌著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
鑒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
沸湯

真德秀曰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
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
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
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爲善而佞則
忍於爲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方庶乎
免於佞柔之惑矣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守正持重而林甫爲人

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
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
邊將一上最謂功伐也聖旨可遠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
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
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
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
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真德秀曰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
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
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

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指導人主以自專而勿恤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邪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爲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醜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觀矣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保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真德秀曰姦臣顯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惛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爲大而篡國小而顯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僂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

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真德秀曰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

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關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邪祗足爲姦臣之戒而已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爲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佗物稱是

真德秀曰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爲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

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

懷慎清儉稱賢相

貌醜色如藍有

口辯德宗悅之擢爲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最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

罷政事

貞德秀曰姦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爲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貞德秀曰姦臣欲盜國柄必視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間矣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
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
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
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
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
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真德秀曰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
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
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
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

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爲姦邪而人主覺之
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
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
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
姦臣鉤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鉤
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

宗世用事至是五朝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

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
無暇更及佗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

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
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已之欲其使
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
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
宮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
真德秀曰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
者則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
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
不修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

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侈漢業

壞而張趙誅

趙忠張讓

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爲

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
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旤卒貽於身後
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不溢寵爲能保其身哉然
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爲人主者宜寫此
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
惑姦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臣廉竊謂仇士良語其黨以固寵之術可謂吐
露肝膽矣然以德秀之言觀之凡盡惑其君者

國亡而身亦不保豈非為人謀而不忠者乎至於為國謀而不忠又不足言矣

大學衍義節略卷九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十月之交

詩小雅篇名

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鼫勉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辜亦罪也

讒口

訾訾

訾訾衆多貌

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

孽災害也

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噂沓也沓重復也背

多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